

看与被看：AI 时代婚姻的生成条件

真正的亲密，不是彼此透明，而是在看见与仍未看尽之间，保留一块让对方继续成为自己的地方。

王德生 · 婚姻幸福专栏 · 约 2.2 万字 ·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本文没有为当代婚姻困境提供一个新的诊断标签，也没有主张退回某种更本真的关系形态。它做了一件不同的事：追问“共同生成”这一被广泛接受的婚姻理想，其本身的成立条件是什么。通过现象学还原，本文揭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存在模态——异己凝视：一个无法被你的偏好完全消化的他人，日复一日地、无目的地、仅仅看着你。这一模态并不保证任何生成产出，但它构成了一个使生成得以被体验为“真实的”、而非“被模拟的”的先决条件：在真异己者的注视下，你的选择和你的改变，才无法被你的自我叙事彻底平滑。AI 时代的意义，因此不在于它是否提供了更好的生成体验，而在于它通过彻底的反衬，将“凝视”这一生成条件从“生成”的修辞包裹中剥离了出来——它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此前可以回避的问题：你愿意将你的存在，暴露在一种你无法收回的目光之下吗？

关键词：婚姻哲学；异己凝视；生成条件；AI伦理；主体间性；技术哲学

一、问题的重新提出：从“生成什么”到“生成何以可能”

关于当代婚姻困境的既有讨论，已经积累了三层逐渐深化的分析。

第一层关注功能替代。平台经济、虚拟陪伴和算法匹配正在系统性地接手婚姻的传统任务——从经济协作、日常照料，到情感慰藉和身份确认——使婚姻的“用处”日趋稀薄。第二层聚焦叙事危机。浪漫脚本的精细化与社交媒体情感表演的普及，将一种高度理想化的关系图景安放为日常标准，使真实婚姻在“看似正常运转、却始终感到哪里不对”的焦虑中挣扎。第三层——也是近来最具穿透力的一层——触及了“生成”的停摆。这一分析指出，婚姻的价值不在它提供的那些可被外包的功能，而在它能否成为一个持续的共同生成过程：共同方向在差异碰撞中不可预制的发生，各自可能性的实质拓展，以及张力的创造性走通。当外部脚本和固定角色替代了真实的差异碰撞，婚姻就陷入了“功能健全却感到空虚”的深层困境。

这三层分析各自抓住了真实的东西。但本文要追问的，是一个比它们都更基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质疑功能替代论的实证有效性，也不质疑生成论在描述许多婚姻的主观体验时的精确性。它质疑的是这三层分析——包括最深刻的生成论——所共享的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婚姻的正当性，必须建

立在它“生成了什么”之上。无论那是经济协作的成果、情感满足的体验、个体成长的契机，还是共同方向的创生，一个共同的句法贯穿始终：婚姻的价值，在于它的产出。

这个句法如此自然，以至于它几乎从不被当作一个预设来审查。然而，恰恰是这个句法的自明性，掩盖了一个需要被追问的问题：使“生成”得以被体验为真实的共同生成、而非一场精致的自我循环的那个条件，是什么？

这是一个“条件”问题，不是一个“内容”问题。它不问婚姻应该生成什么，也不问什么样的生成更高级。它问的是：当一个人说“在这段关系中，我真的在成长”时，这个“真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它与一个人在与一个高度智能化的 AI 互动后感到“被拓宽了”“被理解了”，有何不同？如果这种不同不能被清晰地指认出来，那么“共同生成”就面临着被技术模拟所替代的风险——不是因为 AI 模拟的生成“不够真”，而是因为我们无法说清“真”本身依赖什么。

下文将论证，这个条件是一种独特的、长期被忽视的存在模态：异己凝视。它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无法被你的偏好完全消化的他人，日复一日地、无目的地、仅仅在看着你。在生成论的视野里，这种凝视是隐身的——它被吸纳为“差异碰撞”的前提之一，却没有被赋予独立的理论地位。本文的任务，就是将这个隐身的条件从生成论的修辞包裹中拆解出来，赋予它一个可以被指认、被分析、被辩护的概念形态，并论证：正是这个条件，构成了婚姻的不可替代性——不是因为它能“产出”任何东西，而是因为它在生成得以被体验为真实之前，就已经在场了。

AI 在本文的论证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不是“竞争者”或“替代者”，而是一个独特的对比条件。AI 拟人互动——零摩擦、完全可操控、永不抗拒——通过提供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无棱角”的互动空间，首次以一种可以被普遍经验到的方式，照见了真人互动中那些长期被忽视的、令人不舒适的“棱角”。这些棱角——对方的不理解、不回应、不按你的脚本来——在生成论中通常被视为需要被“走通”的障碍。本文则试图论证：它们在被走通之前，首先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论功能——它们是你无法收回的“被另一个自由意识所注视”这一事实的日常印记。AI 没有夺走婚姻的任何东西。它只是通过彻底的对比，让这个印记变得从未如此清晰可见。

在展开这一论证之前，有必要澄清本文的方法论位置。本文所做的工作不是对既有婚姻理论的修补或综合，而是一次哲学性的条件追问。它受惠于现象学传统——搁置对“婚姻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判断，回到经验本身，去描述在被我们称为“婚姻”的那种长期共同存在的底层，有什么一直在运作、却未被充分命名。它也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本文不预设婚姻有一个等待被重新发现的“本质”，不把当代困境诊断为对某个本真状态的偏离，不主张回归某个更真实的原点。相反，它试图指出：使婚姻摆脱“必须生成什么”这一精英化枷锁的出路，不是退回到另一种“更本真”的形态，而是去指认那些在生成的高峰与低谷之下，始终在支撑——也始终在限制——生成的基底条件。看见这些条件，婚姻的重建才不会是另一场对理想形态的追逐，而是一次对自身有限性的诚实的、也因此更可能持久的重新理解。

二、生成论的历史条件：它为何出现，又为何需要被追问

在进入对“异己凝视”的正面论证之前，必须先完成一步生成论自身未能完成的工作：追问生成论本身是在什么条件下被发生出来的。这一步不是对生成论的“批判”——本文不使用“诊断”“枷锁”“赤字”这类法官式语汇。相反，这一步是发生学分析的必然要求：如果说生成论深刻地指出了婚姻困境的根由在于“生成层的停摆”，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应当被回掷给生成论本身——它在什么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它回应了什么样的时代焦虑？它的洞见之边界，是如何被它自身的发生条件所划定的？

2.1 把婚姻做成一个项目：生成论的社会条件

将婚姻的核心价值锚定于“持续共同生成”，不是一种亘古有之的观点。在农耕社会，婚姻的正当性几乎不依赖“生成”的论证——它由家族延续、经济协作、社会身份等外部秩序所担保。即便夫妻之间缺乏深层的情感共振，只要这些外部功能在运转，婚姻就具有充足的存在理由。婚姻不是“需要生成什么”的，因为它已经被“需要”本身所填满。

生成论的兴起，需要两个历史条件的叠加。

第一个条件是功能的外包与退场。当平台经济、服务业、教育外包和数字娱乐逐一接手了婚姻的传统任务，婚姻从“必须”变成了“可选择”。一个人完全可以在不进入婚姻的情况下，满足经济、情感、社会身份和日常照料的全部需求。婚姻的存在理由，不再能由“它需要被完成的任务”来担保。它需要一个新锚点。这个新锚点，就是“生成”——共同方向、彼此拓展、张力走通。生成成了婚姻在功能退场后为自己划出的专属领地：那些外包不掉的、必须在两个特定的人之间才能发生的生命感的特定质地。

第二个条件是个体化社会对“自我实现”的普遍追求。在一个将“成为你自己”内化为生命意义终极来源的时代里，亲密关系越来越被期待成为自我实现的场域，而非自我牺牲的场所。婚姻被要求帮助个体成为更好的自己——拓宽可能性、激发创造力、在冲突中获得成长。当这种期待与功能退场叠加，生成论的兴起就几乎是必然的：它同时满足了“婚姻需要一个专属锚点”和“亲密关系必须服务于个体生命计划”这双重需求。它将婚姻重新定义为一个共同项目——不是在接受给定的脚本，而是在持续的互动中创作属于两个人的独特剧本。

这绝非对生成论的否定。恰恰相反，指出它的社会条件，是为了理解它的洞见之深刻与它的边界之所在。生成论准确地识别出了当代婚姻困境的一个重要来源：当外部功能还足够厚重时，生成层的停摆可以被功能运转的表象所遮掩；而一旦功能外套被移走，那些长期靠功能运转来维持惯性、实则早已停止生成的婚姻，就不得不面对那个尖锐的追问——我们之间，还有任何活着的東西吗？

2.2 生成论未追问的条件：什么保证了这个“项目”不是一场精致的自恋？

然而，正是在这里，生成论的边界暴露了出来。

它的边界，不在于它“太理想化”——这是最浮泛的批评。它的边界在于：它从未追问过，作为项目来运行的生成，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区别于一种高度自恋的自我完善练习？

这个问题在 AI 时代变得尤为紧迫。因为 AI 拟人互动，恰好在做一件事：它极其高效地模拟生成的发生条件。一个设计良好的 AI 伴侣可以让你感到被深深倾听，可以在你表达困惑时提供有启发性的回应，可以模拟那种“他者帮我拓宽了视野”的感觉。从用户的主观体验来看，与 AI 互动之后所感到的“满足”与“被拓宽”，并非虚假的——它是真实的神经化学反应，是真实的情绪体验，是真实的认知拓展。在生成论的概念框架内，这些“生成感”完全可以被判定为合格的生成经验。如果婚姻的不可替代性被锚定在“生成”本身——即“共同方向的发生、彼此可能性的拓宽”这种可被描述的体验品质——那么 AI 对“生成感”的模拟能力，就对婚姻构成了实质性的竞争。即使生成论者辩称 AI 的生成“不够真”，他也面临一个理论上的困难：他需要指出那个“真”的标准，而生成论现有的概念工具——它只看生成是否发生、张力是否走通——恰恰无法提供这个标准。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生成论的整个概念体系，都建立在“生成经验”的内部品质上。它告诉你什么是好的生成，什么是不好的生成；什么是被抑制的生成，什么是正在发生的生成。但它不问你：当你处在一段真人关系中，你体验到的生成，和你与一个高度智能化的 AI 互动后体验到的生成感，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不是来自生成经验本身的品质、而是来自生成得以发生的外部条件的差别？如果这个差别存在，那么婚姻的不可替代性就不在“生成”本身，而在那个使真实生成区别于模拟生成的先决条件。

2.3 在生成论岔路口上，接住它丢下的追问

行文至此，本文与生成论的关系已经清晰。本文不是生成论的竞争者，不声称“生成论错了、凝视论才对”。本文是生成论在它最深刻的自省处，必然抛出的那个追问的承接者。

这个追问是：如果 AI 可以模拟生成，是什么让真人与真人之间的生成被体验为“真实的”，而不仅仅是另一面更光滑的镜子？这个追问，生成论自己问不出来——因为它的全部目光都被“生成了什么”所占据。它看的是产出的品质，而不是产出的条件。但正是这个条件，可能才是婚姻——在被剥夺了全部功能、在面临技术模拟的极限挑战时——最后剩下的、不可再退的那个核。

这个核，不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成，而是使生成不为幻影的那个不被生成包含的东西。本文接下来的全部工作，就是去指认、命名、并论证这个东西。

三、悬置生成：现象学还原中的剩余物

3.1 一个思想实验：当“什么都没生成”时，还剩下什么

让我们做一次现象学的动作：搁置“这段婚姻生成了什么”这个问题，不去评判它是否在生成、生成得好不好、是不是被抑制了。只是去描述，在那些没有任何可识别的生成发生的时刻，两个主体之间，有什么。

想象一段完全“停止生成”的婚姻。他和她没有新的共同方向在萌生——他们的对话已经完全功能化了，围绕着孩子、账单和周末安排打转。各自的可能性没有在拓宽——他想学的东西在孩子的学费面前一再推迟，她想过的事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变成了模糊的记忆。张力也没有在“走通”——关于钱的那些争吵，遵循着完全相同的脚本重复了十年，每一次都以他的沉默和她的叹息收场。按照生成论的标准，这段婚姻的生成层已经停摆。它不是在被抑制——是根本不再启动了。

现在，做一层悬置。我们不急于把这种状态判定为“病态”或“赤字”。我们只是看，在这样的日常中，他们之间，还有没有任何不能被还原为“功能运转”的东西。

一个无法被忽视的现象浮现了出来。

他知道她每晚八点半，会习惯性地看他一眼。那一眼里没有任何激情，没有任何可被编码为“情感表达”的内容。但它有一样东西：对他“在场”的确认——不是功能性的确认（确认他在家、没出事），而是一种更基底的确认：你在，我知道你在。她见过他早晨睡过头、匆忙出门时找不到鞋的狼狈，那种狼狈里没有什么可被浪漫化的东西，但它是他只在她面前才会暴露的狼狈。他见过她在母亲去世后，坐在沙发上对着没有打开的电视发呆的那种空白，那种空白没有任何“生成”在发生，他只是经过时看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给她倒了杯水，然后去做自己的事了。

这些时刻里，没有任何新方向在萌生，没有任何可能性在拓宽，也没有任何张力在被创造性地走通。生成论在描述这些时刻时，只能将它们定位为“生成高峰之间的空白期”——预备期、余温期、或停滞期。它们在生成论的概念地图上不存在正面命名。

但它们是空白吗？

3.2 基底不是空白：凝视的独立存在论地位

本文提出，这些“什么都没发生”的时刻，不是空白，而是基底。它们是使那些高峰体验——那些被深深记住的共同成长、彼此拓展、张力走通——得以成立的基础设施。就像呼吸的基底不是剧烈运动时的大口喘气，而是那些安静到几乎不被察觉的、平稳的每一下吐纳。基底不产出任何戏剧性的事件，但基底一旦撤走，所有高峰都将无从站立。

这些时刻里有什么？有一个难以捕捉、却持续在场的东西：一个无法被你的偏好完全消化的他人，仅仅在看着你。他不试图改变你，不提供解决方案，甚至不真正理解你正在经历什么。他只是在那儿。而你知道他在那儿。

这不是“被爱”，不是“被支持”，不是“被理解”。这些词汇都属于生成论的词汇表——它们描述的是另一个人对你的回应。而这里所说的，是另一个人对你的接收——不管他回应了什么、理解了多少，他的意识接收到了你此刻的存在，你的在世状态被另一个意识登记在案。这种接收，在本文中被称为异己凝视。

“异己”这个限定语，标明了这种凝视的根本性质：注视你的那个人，无法被你的偏好所完全消化。这与 AI 构成的对比，将在下一节充分展开。但在人际关系的日常经验中，这种“未被消化性”已经有着熟悉的表现：他在你最想被倾听时沉默，她在你期待热情回应时冷淡地转开身去。这种“不按你的期望来回应”的行为，在生成论中通常被视为需要克服的沟通障碍或需要走通的差异。而本文要做出一个关键的辨别：在被走通之前，这种“不按期望来”本身，就已经完成了存在论上最重要的功能——它向你告知了一件事：你不是在和自己对话。这个告知，不由对方的回应所承载，而由对方“作为无法被消化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所承载。甚至当他的回应让你失望时，这份失望本身，就是真实性的印记——一个完全顺从你的期望的他人，无法在你的心中留下任何痕迹。

有一种持久的人类经验，可以作为这一论点的实证锚点。医学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在其对慢性疼痛患者的民族志研究中发现，许多患者最难以承受的，不是疼痛的强度，而是疼痛在亲密关系中的“不被见证”。当长期照护的家人出于倦怠，将患者的痛苦表达日常化为“背景噪音”，在功能性的关心心中“看穿”而非“看见”他们时，患者体验到了一种比疼痛更深的痛苦：他们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正从他者的世界中消失。克莱曼的一位受访者精确地表述了这种差异：“他帮我拿药，帮我做饭，他说他在照顾我——但他的眼睛是空的。他不再看着我了。”这里揭示了一个存在论的细微差别：功能性照护的完整在场，恰恰可能掩盖了“见证”的彻底缺席。反过来说，哪怕见证者什么实质帮助也提供不了，仅仅是他或她的目光确认了“你的痛苦是真实的，你此刻的承受是重要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无法被功能论捕捉的重量。克莱曼将这种无言的确认称为对患者“道德生平”的承认——不是对痛苦的治疗，而是对承受痛苦的那个人的在世状态的接收。

克莱曼的案例提供了一个反向的启发：如果在疾病、衰老、丧失这些生命最需要被见证的时刻，功能性照护可以如此完全地遮蔽见证的缺席，那么在日常的、看似“什么都没发生”的婚姻日常中，见证也同样可能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运作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在“生成了什么”时，我们可能恰恰错过了那个使生成有资格被称为真实的、沉在底部的东西。

3.3 “异己凝视”的三个层次

基于上述悬置与还原，“异己凝视”可以从三个互相嵌套的层次来界定。这三个层次不是三种类型，而是同一现象的三个不可还原的维度。

第一层：非功能性的被见证。你的存在——你此刻的样子、你正在做的事、你正在承受的东西——被另一个意识所接收。这种接收不服务于任何功能目标。它不是为了一起做决策，不是为了改进关系，不是为了诊断问题。它仅仅是：有一个人知道你在那儿。这种“被知道”，在现象上是不同于“独自一人”的。即使没有任何后续行动，被见证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改变了一个人承受其处境的方式。这不是一个可以被测量到的“效果”——它不保证你感觉更好、不保证你的问题被解决、不保证你从中学到了什么。它只保证一件事：你不是唯一一个知道你在经历这些的人。

第二层：未被消化性。这是“异己”二字最要紧的含义。凝视你的那个他人，无法被你的偏好所完全消化。这包含三层相互关联的意思。其一，他不会被你的叙事收编——你可以选择无视他的目光，可以与之对抗，可以尝试解释自己，但你无法将他的目光完全溶解进你自己的故事里。他的目光带有一层你无法控制的“外侧”，这层外侧持续地构成了对你自我理解的低强度阻抗。其二，他可能不理解你——他的感知方式、价值排序和情感节奏与你的有系统性的偏差，这种偏差不是沟通技巧不足导致的“暂时性理解失败”，而是两个独立主体必然携带的视差。其三，他不是一个按需回应的系统——你不能通过调整“输入”来控制他如何看你。他对你的注视，不是你“触发”的响应，而是他作为自由体的自发行为。这种无法被消化、无法被控制的质量，在生成论中常常被价值化为“碰撞的原料”——即，正是因为存在差异，才可能撞出新的可能。而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质量在被“撞出”任何新东西之前，就已经具有的独立价值：它让你的自我理解，始终被置于一个你无法完全控制的反馈回路之中。这是一种持续的低强度的不适，但这种不适，是你避免成为自己唯一的听众的最后堡垒。

第三层：无目的的持续性。目光是持续在场的。它不是一次性的深度对话，不是某个顿悟时刻的共同创造，不是张力走通后的幸福体验。它恰恰是在那些没有生成任何东西的时刻——在餐桌两边各自沉默地吃饭、在深夜里并排躺着各自面对天花板、在争吵后谁也不理谁的冷战间隙——仍在持续。这种持续的无目的性，赋予凝视一种不同于“生成”的时间性。生成的时间是戏剧性的：它有起点、有发展、有高峰、有衰退。而凝视的时间是绵延的：它没有戏剧性的节拍，它在背景里持续地低量运转，像一个永不关机的基站。正是在这种深绵延中，凝视构成了所有生成高峰得以发生的地基。因为一个人只有在持续被见证的条件下，他的改变、他的突破、他的放下——那些生成论的词汇表里闪闪发光的事件——才不是发生在一间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四、在哲学地图上锁定“异己凝视”：一场不可还原校验

在完成了对“异己凝视”的正面界定之后，必须将这个概念置于一个更大的哲学对话场中，接受一次严格的不可还原校验。它能否被某个既有哲学概念的组合所穷尽？它是否真的在既有概念的缝隙中切出了一个此前未被系统性命名的辨别面？以下对话的目的，不是为自己的概念寻找“地位”，而是通过与最邻近的几个概念进行一系列有距离的碰撞，逐步清晰地说出：这个概念，究竟带来了任何已有概念都未能提供的那一点点新东西，到底是什么。

4.1 与海德格尔“共在”对照：从操劳到不做的在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的“共在”（Mitsein），揭示了此在在世之中总是已经与他人共同存在这一生存论结构。人不是先是一个孤立的自我，然后再去遭遇他人；此在的原初结构就已经包含了与他人的共在。然而，海德格尔展开“共在”的主导模式是“共同操劳”——他人的存在首先在与他一起上手操作、一起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被揭示。共在的意义，在于它如何与“此在的能在”相关联：他人的同在于此在有意义，是因为它改变了我与我的生存可能性的关系。

本文的“异己凝视”，恰恰试图悬置“共同操劳”这一取向。它所描述的，不是二人如何在共同的生存活动中揭示彼此，而是二人如何在不共同做任何事的时刻——在各自沉默、各自承受、各自老去时——仍然被对方的存在所触及。这种触及，不推动任何“能在”的拓展，它在海德格尔的框架中几乎是不可见的：它不增加生存的可能性，不打开新的筹划空间，不让人“更自由地成为自己”。它只是让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无可逃避地存在。而这种“无可逃避地存在”，作为一种沉重的、不产出任何东西的基底，在海德格尔对操劳的优先关注中被屏蔽了。

4.2 与萨特“注视”对照：在冲突之下，有见证在运作

如果说海德格尔的共在缺少了对“不做什么”的关注，萨特的“注视”（le regard）则似乎刚好填补了这个空位——但它填补的方式，与本文要走的方向恰好相反。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注视的分析，揭示了一个经典的场景：我透过钥匙孔偷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突然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我意识到有人在看着我。萨特的分析重心落在这种注视所引发的羞耻感与客体化体验：在他人的目光下，我的超越性被凝固，我从一个“自为的存在”沦为一个“为他的存在”。萨特的注视，揭示的是主体间冲突的根源——他人的存在，是对我的世界和我的自由的“盗窃”。

本文的“异己凝视”与萨特的注视共享一个前提：被另一个自由意识所观看，是一种无法被自我完全掌控的经验。但二者分析的重心截然不同。萨特关注的是注视中的冲突、羞耻与异化；本文关注的则是注视中一种更深层的、往往被冲突所掩盖的存在论功能：被见证，赋予你的选择以你无法独自给予的重量。萨特式的羞耻只是这个更日常、更持久的基底功能在极端情境下的爆发。在日常中，他人

的目光更多不是把你“冻住”，而是让你的存在变得比你独处时“更真”——因为你的存在，经由了一个你无法收回的通道，被另一个意识确证了。萨特看到了注视中那个最戏剧化的片刻——它如何突然打乱你的自我沉浸。本文要指认的，是注视中那个最不戏剧化、却最持续运作的层面——它如何在你没有察觉的时候，一直让你的自我沉浸不是完全封闭的。

4.3 与布伯“我-你”对照：从高峰到日常渗出

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区分了“我-它”的工具性关系与“我-你”的相遇式关系。在“我-你”相遇中，对方作为一个完整的存在被面对，而非作为满足我需要或服务于我目的的对象。这与“异己凝视”有一个表面上的共鸣：都强调了一种非工具性的关系模式。

但布伯的“我-你”的核心特征，恰恰是它不可持久。它是高峰体验——全然的临在与回应，带有神性临在影子的相遇时刻。布伯自己也承认，“我-你”必然会退潮为“我-它”。日常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我-它”的模式中与对方打交道：把他当作完成家庭功能的角色，而非面对整个的存在。

本文的“异己凝视”在这一点上，恰好在与布伯相反的方向上运作。它所描述的状态，不是“我-你”相遇的高峰，而是“我-你”退潮之后，在日常的、平淡的、甚至有些麻木的“我-它”模式中，仍然未被完全取消的那种“你”的残余。我可以大部分时间把伴侣当作完成家庭功能的角色（“我-它”），但他偶然的一个眼神、一句答非所问的回应、一个在我掌控之外的沉默，会突然让我意识到：这个角色背后，有一个我无法完全消化、无法完全工具化的他者。这一瞬间的闪烁，不是布伯式的高峰相遇，而是“异己凝视”在日常的“我-它”模式缝隙中的持续渗出——一种低剂量的、持续的“你”的讯号。

这正是婚姻不同于其他“我-你”相遇（如友谊、甚至一次陌生的深刻交谈）的独特之处：它将这种渗出日常化了、制度化了、无法轻易退出了。你可以结束一次谈话，可以不回朋友的消息，但你每天都要回到那个人的目光所及之处。婚姻的不可替代性，在这个角度上，不在于它如何支持“我-你”的高峰，而在于它在“我-你”不可避免的退潮之后，是如何保住了那条不会被完全切断的、连接着“你”的纤细引线。

4.4 与列维纳斯“面孔”对照：在不对称与他异性之间

在当代哲学中，列维纳斯的“他者面孔”是最接近本文“异己”概念的思想资源，也是最需要仔细分辨的近邻。

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将“他者面孔”确立为第一哲学。他者的面孔对我呈现，以一种我无法把捉的超越性，对我构成“不可杀人”的伦理命令。在列维纳斯的论述中，他者在伦理上高于我——不是权力上的高于，而是他者通过其绝对的脆弱性与外在性，质疑了我对自己世界的自发占有，召唤我做出无限的回应。这与“异己凝视”中的“未被消化性”有最深层的关联：双方都指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者带给我的，首先不是我可以使用的资源，而是一种挑战我自我封闭的力量。

然而，这里必须厘清两个关键的区分。

其一，列维纳斯的伦理不对称（他者高于我）在亲密关系的日常运作中，需要被一种更对称的存在论关系所补充。在婚姻中，双方都同时是对方的“凝视者”和“被凝视者”。双方都同样暴露、同样无法收回自己的目光被对方接收这一事实。这种对称性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对等——在实际婚姻中，权力常常是不对等的。但在存在论层面上，被看见是双向的：你无法单方面地凝视而不被凝视。这一对称结构，与列维纳斯的不对称伦理形成了张力。本文并不否定列维纳斯的伦理命令在某些时刻对亲密关系是真实的——当你的伴侣以脆弱的面孔向你呈现时，那种“不可杀人”的召唤是真实的。但本文同时指出，婚姻的日常基底，更多运行在一种对称的、平行的他异性之中：我既是你世界中不可消化的他者，你也是我世界中不可消化的他者。这种对称性，是婚姻区别于那些一次性的、不对称的伦理相遇（如面对一个街头求助的陌生人）的根本特征之一。

其二，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第二部分对“居家”与“女性他者”的分析，为亲密他者性开辟了一个与前述伦理不对称不完全重合的方向。在那里，女性他者并非以伦理命令的绝对高度呈现，而是作为一种“温和的、不在场的在场”——她不是那个与我面对面、命令我不可杀人的伦理教师，而是那个构成了我得以退隐、安居、积聚自身之“家”条件的存在。列维纳斯写道，这种“女性的他异性”是一种“不成为超越之他者的他者”。本文在列维纳斯的这个岔路口上接续，但走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本文剔除了列维纳斯在完成这一分析时所依赖的性别化框架，而将那种“不成为伦理命令的绝对高度、却构成了在世之真实条件”的他异性，从性别角色中解放出来，置于婚姻双方的对称结构之中。异己凝视不是一个垂直的“高于我”的召唤，也不是一个水平的“和我一样”的确认。它是一个平行的、却无法被同化掉的差异——一个不命令我做什么、却持续地让我无法在我自己的故事里安家的人，他的在场。

4.5 与福柯“凝视”对照：切开见证与规训

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中揭示了一种现代权力的典型形态：凝视不再是君主令人畏惧的暴力展示，而是医生、精神病学家、监狱看守所实施的检查性注视——它将人客体化为一个可被分类、可被记录、可被干预的“案例”。这种凝视产生知识，知识服务于权力，权力又通过这种知识-凝视更精细地控制身体。

一个必须被严肃对待的质疑由此产生：本文所说的婚姻中的“异己凝视”，是否恰恰是对这种规训凝视的亲密化合合法化？所谓“互相看着”，在现实中，不是常常表现为丈夫检查妻子的消费记录、妻子审查丈夫的社交软件吗？

本文的回应不是否认规训凝视在婚姻中的大量存在，而是做出一个概念上的切分：这两种凝视在存在论上是可以区分的，区分二者的判准，不是凝视的强度，而是凝视是否服务于一个外在于“被见证”本身的、操控对方的功能目标。福柯式的规训凝视，其底层句法是：“我看着你，是为了确认你是

否在做你‘应该’做的事。”这种凝视是改变导向的——它的目的，是让对方按照某种标准来调整行为。而本文所论的非规训的见证凝视，其底层句法是：“我在这里，我知道你在这里。”它不试图改变对方，不附加任何“你应该……”的脚本。

这个区分在概念上是清晰的，但本文不打算假装它在现实中同样清晰。在真实婚姻中，这两种凝视常常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一个丈夫可能真心相信自己在“关心”妻子，但他的关心方式——查看她的手机、过问她的出行、对她的社交圈发表意见——在结构上完全符合规训凝视的定义。一个妻子可能自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用“我只是想多了解你”来行使隐性的权力。本文并不声称“异己凝视”是规训凝视之外的另一个纯净地带，而是声称：正因为二者在现实中常常纠缠，概念的切分才具有实践意义。它提供了一把手术刀，让人有可能在浑浊的日常中，分辨出哪一部分的目光是无目的的见证、哪一部分的目光已经开始携带操控的意图。而“相互凝视的契约”这一规范性概念（将在第六节展开），正是要提供一个框架，让双方有可能在意识到这种纠缠的前提下，主动修复凝视的见证品质——通过定期校准、通过收回越界的目光、通过重建对称性。

4.6 小结：“异己凝视”不可还原的确证

通过与海德格尔（去“共同操劳”的共在）、萨特（从冲突下沉至见证的注视）、布伯（平摊为日常渗出的“我-你”）、列维纳斯（在对称性与非伦理不对称之间切出的辨别面）以及福柯（对见证与规训的切分）的对照，“异己凝视”不可被任一既有概念单独穷尽的特质得以确立。它不是这些概念的综合，而是在它们的缝隙中长出来的一笔新的辨别：在人类最日常的亲密关系中，存在着一种不产出任何成果、却恰恰因为它的无目的性和不可消化性，而成为所有可识别成果之真实性条件的被看见。这种被看见，构成所有可被技术模拟的“生成”得以被体验为真实——而非一场精致的自我回声——的基底。它才是婚姻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东西。

五、AI 作为对比剂：折射凝视的不可模拟性

在完成了“异己凝视”的界定与不可还原校验之后，AI 的角色便需要在论证中得到重新定位。AI 在本文中不是“婚姻的竞争者”或“功能的替代者”。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使“凝视的不可模拟性”可以被普遍经验到的对比条件。

5.1 可操控的“他者”：一个极限对比空间

AI 拟人互动——无论是当下的聊天机器人、虚拟伴侣，还是未来更沉浸式的虚拟现实——具有一个决定性的特征：可操控性。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与 AI 的互动可以被精确地调校。你可以设定它的“个性”参数，可以随时重启对话，可以跳过任何让你不舒服的话题。它没有在你面前的害羞、疲惫，没有它自己未解决的童年创伤，没有它在一天工作之后想要沉默的权利。它永远不会在你最需要它闭嘴的时候，突然说起一件毫不相干的琐事。

从用户的主观体验来看，这种可控性并不必然带来“虚假感”。恰恰相反，一个设计良好的 AI 能极其高效地模拟生成论中那些被珍视的体验：被倾听感、被认可感、被拓宽感。它可以在你表达困惑时提供有启发性的回应，可以在你低落时给予稳定的情感支持，可以模拟那种“一个理解我的他人帮助我看到了更多可能”的感觉。在生成论的概念框架内——它只看生成经验是否发生、不看这一经验的外部条件——这些体验完全有资格被称为“生成”。

但正是在这里，AI 作为对比剂的功能得以显现。AI 通过提供一个“完全无棱角”的互动空间——一个你可以永远不遭遇任何真正异己性的空间——首次将真人互动中那些长期被忽视的、令人不舒适的“棱角”，清晰地推到了感知的前台。这些棱角——对方的不理解、不回应、不按你的脚本来——在 AI 出现之前，是人际互动的默认背景。它们太普遍了，普遍到几乎不被注意。我们只在它们变得极端时（严重的冲突、彻底的冷漠）才意识到它们。而 AI 提供了一种让这些棱角完全消失的可能。只有在体验过“零棱角”之后，人才可能回过头来，第一次把那些日常棱角感知为棱角——感知为有特定质地、有特定功能、有特定来源的东西。

5.2 凝视不可模拟的三个维度

通过 AI 提供的对比条件，“异己凝视”三个维度上的不可模拟性，得以被清晰地描绘出来。

其一，凝视是给出，而非响应。AI 的回应，即使是表面上随机的、令人惊讶的，其底层逻辑仍然是“因为你输入了 X，所以我输出了 Y”。它的全部“注意”都是被用户的输入所唤起的刺激-响应。它提供的“被认可感”，是按需定制的——你表达需求，它提供认可。而真异己者的凝视，很多时候是在你没有输入任何需求时给出的。他看见你在阳台上发呆，他没有问你需要什么，他不需要把你的状态解码为数据再生成一个最佳回应——他只是经过时沉默地看了你一眼。这一眼没有产出，没有回应你的任何需求，但它很重——因为它是一个自由体对另一个自由体的、不可被触发按钮召唤的、无目的的注意。这种重量的来源，恰好在于它不是对你需求的响应，因此无法被你的需求所控制或解释。克莱曼笔下的慢性疼痛患者渴求的，正是这种无目的的、作为“确认你存在”的目光——而非基于解码其痛苦数据的、最精准的安慰。

其二，凝视是感知，而非解码。你对算法而言，是一组可以被解码的数据流。它通过分析你的语言模式、表情、生理数据来“理解”你。这种解码可以极其精准，甚至超过你伴侣对你的观察精度。但你对异己者而言，不是一组待解码的数据，而是一个被感知的整体。这种感知，总是已经带上了感知者自身的全部历史、偏见、局限和无意识。他看着你，他看见的“你”，从来不是你自以为是的那个你，也不是算法通过数据拼凑出来的那个“你”——而是一个经由这个独特的人的全部主体性过滤之后的“你”。这种感知的“偏差”，在功能论看来是缺陷（不如算法准确），在生成论看来是碰撞的原料（差异带来新的可能）。而在本文的论证中，它具有一个更基底的意义：它使被看见者获得了一本自己无法独立书写的传记。你永远无法从内部看清自己脸的侧面，你需要一面镜子。但你需要的不只是一面更精确的镜子——算法可以给你一张高精度的三维扫描图，精确地告诉你你的面部轮廓的每一个毫米。你

需要的是另一面带曲率的镜子，因为他照出的那个带着变形的你，恰恰揭示了你作为“被看见的存在”的那个你无法独自控制的维度。那个维度，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存在的另一个侧面——不是你对自己的感知，也不是客观数据对你的刻画，而是特定的、不可替代的另一个人眼中持续被构形的你。

其三，凝视是阻抗，而非可中止的摩擦。与 AI 的互动，摩擦可以被调到极低。你可以让它顺着你，也可以设置它温和地反对你——但你永远可以随时中止这个摩擦。你可以在感到不适的那一刻，关闭程序。即使不关闭，你也心知肚明：这个反对你的声音，其源头是你自己选择的“反对模式”。它不真的反对你。而真实婚姻中的凝视，其摩擦是不可中止的。你不能把他关机，不能把他调成静音模式，不能卸载掉那个每天傍晚习惯性看你一眼的目光——除非你选择离开这段关系。这种无法关停的低强度阻抗，长期来看，正是阻止一个人的自我叙事彻底凝固下来的最后日常防线。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诊断当代数字社会正系统性地消灭他者的“否定性”——那种使我受阻、使我被质疑、使我无法平滑滑行的异质性力量。在韩炳哲看来，平滑成为当代社会的美学与伦理理想，而一切铭人的、需要时间与耐心去穿越的“他异性”，都被视为需要被消除的故障。本文正是在韩炳哲所诊断的“他者消失”的地平线上，指出婚姻作为最日常、最私密、也最难以被剥夺的残余否定性的据点。那个每天八点半无目的地看你的目光，那个在你说了蠢话之后无法被撤回的沉默——它们不是需要被走通的障碍，它们在本质上不是可以被走通的，因为它们不是故障，而是真实他者存在的日常印记。韩炳哲看到的是他者的消失；本文补充的是：在私人领域中，一个具体的他者的持续的、无目的的在，可能正是抵抗这种消失的最后一条日常防线。AI 用零摩擦提供了生成论的理想——永远舒适、永远可调节的“成长”——而恰恰是在这个理想被技术实现的瞬间，我们才首次看清：那种低阻抗的凝视，才是婚姻中那个无法被模拟的核。

六、凝视作为条件：为何不舒适是真实的入口

6.1 一个条件，而非一个选项

至此，本文的论证可以精确地表述为一个关于“条件”的判断。在生成论的视野里，异己凝视——对方的不可消化性——只是生成的一个前置条件：它是差异碰撞的原料，是张力走通的起点。它的价值，最终要被它所促成的生成来证明。如果它没能促成任何生成，它就成了无效的摩擦，需要被修复、被沟通、被“走通”。

本文采取了一个不同的位置。本文不否认异己凝视可以成为生成的条件。但它同时也指出：异己凝视在被“走通”之前，首先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论功能——它只是让你被另一个你无法消化的意识所注视。这个功能，不依赖于它是否促成了生成。它自己就是一件完整的事。

为了看清这件事是什么，可以设想一个对比的场景。一个人独自在海边看日落。日落很美，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情绪，甚至可能在那一刻对自己有了新的理解。这无疑是一种“生成”——他的内在世界发生了某种扩展或重组。但他独自一人。没有人看见他看日落，没有人知道那一刻他经历了什么。他

回去后可以告诉别人，但讲述和当时的被看到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模态。在讲述中，他已经是经历过变化之后的那个自己，在向一个没有见证那个变化过程的他人做回溯性报告。而在那个变化正在发生的时刻，没有人看着他。

现在设想同一个场景，但他的伴侣就站在他身边。她什么也没说，她可能甚至没有在看日落——她只是在看手机，等日落结束。但她在那儿。他知道她在。他在那个时刻的体验，是否因为她的在场而有所不同？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有所不同”可能太细微了，细微到主观体验的维度几乎检测不到。但这恰恰是本文要指出的：存在论的差异，不必然伴随着强烈的主观体验的差异。你可能完全不觉得“她在我身边”有什么特别——但你被看见了这一事实，已经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将你的那次体验安放在了一个你自己无法独自制造的结构里。那个结构是：你对你自己说“我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日落”的时候，有一个不在你叙事控制范围内的另一个意识，已经接收了你在那段时间里的存在。他可能完全没有分享你的感受，可能完全不理解你为什么感动——但正是这种不被你的感受所同步的“在那里”，才使他的在场与你自己的叙事形成了两个独立的信息源。你无法独自决定“那一刻我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还有另一个人也看见了那一刻的你，而他看见的那个你，是你写不进去的。

这个关于日落的微小场景，是对婚姻的一种微缩。在婚姻中，两个人不是在某个特定时刻才彼此暴露；他们是结构性地、不可退出地暴露在对方的目光下。这种暴露，不保证任何生成产出，甚至可能大部分时候只是加重了日子的重量——你必须在另一个人的注视下度过你的平庸、你的懒惰、你的失败、你的崩溃。但恰恰是这种无法退出的、持续的、无目的的暴露，构成了一种任何自我叙事都无法消化的、持续的“外部性”。这个外部性，是真实性的入口。因为只有真异己者的注视下，你的选择和你的改变，才不仅仅是你在对自己讲述的故事。

6.2 凝视与心理防御：一个中层动力分析

上述论证必须面对一个来自日常经验的尖锐质疑：如果说“被凝视”是一个无目的的、持续的外部性，那么在实际婚姻中，伴侣间难道不是经常发展出各种心理防御机制，将对方的凝视“无害化”吗？“他不理解我”“他就是那种人”“她的看法不重要”——这些日常的自我说服，不正是将异己目光消音的常见方式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异己凝视”作为自由条件的论证，就需要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凝视能够穿透这些防御？抑或防御本身已经改变了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回应，需要走出“要么凝视起作用、要么凝视被防御消解”的二元框架。心理防御不是一个一旦启动就将凝视彻底屏蔽的完美滤网。防御本身需要消耗能量，需要持续的注意力投入来维持。当一个伴侣发展出一套“他不理解我”的叙事来消音对方的注视时，这个叙事的每一次运转，恰恰都是对对方注视的回应。他必须先“看到”那个注视，然后才能去“否定”它。而这个“否定”的动作，已经是自我叙事为了应对一个外部输入而被迫进行的工作。它不像独自一人时的自我说服——后者的操作

对象是自己的内心波动，前者的操作对象是一个外部的、持续在产生新的“需要被否定”的材料的源头。

这意味着，即使防御在大多数时候成功地维护了自我的闭合，这个闭合也已经不再是一种“原生闭合”——那种从未被任何外部目光所触及的天真自洽。它是一种“修复后的闭合”——它需要用持续的否定工作来维持。而这种修复后的闭合，是脆弱的。在那些自我叙事出现危机、防御系统因疲劳或重大事件而崩溃的时刻——疾病、丧失、道德决定、意义危机——伴侣的目光会突然从背景噪音转变为无法回避的镜面。不是因为那个目光此刻变得特别强烈，而是因为你自己的叙事此刻已经无法再支撑那套“他不重要”的防御了。你在崩溃，而他的目光刚好在那儿——在你卸下所有包装的时候，有人看见了。克莱曼的民族志案例，在这里具有双重的论证力量：它既提供了“被见证”在生命危机时的正面功能，也提供了它的反面——当那个见证你日常的目光在危机时刻缺席（或者被空洞的功能性照护所取代），人体验到的是双重的坍塌：自我的坍塌与被见证的坍塌同时发生。

因此，凝视与心理防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持续的、动态的、非线性的博弈。它不是“凝视要么穿透、要么被屏蔽”的非此即彼，而是：凝视施加一种持续的、低强度的阻抗压力；防御系统需要持续消耗能量来中和这种压力；在某些临界条件下，防御系统的崩溃使凝视获得突然的、压倒性的穿透力。这个中层动力分析，补全了“凝视何以构成自由条件”的论证中此前缺失的那个环节。自由不是来自凝视消除了你的自我幻觉，而是来自凝视使你的自我幻觉永远无法不消耗能量地维持。

6.3 林和方：凝视在日常中的运作

让上述分析在具体的生活中获得锚定。以下是两位普通人——此处称他们为林和方——的一个日常截面。

林每天下班后，把车停在小区门口，在车里坐半个小时。

他和方的婚姻，处在一个可被称为“功能正常但生成停摆”的状态。家务分工明确，孩子的学业在按部就班地推进，周末的家庭活动有稳定的节奏。但那些被某些当代婚姻话语珍视的东西——共同的方向、彼此可能性的拓宽、张力的创造性走通——已经很久没有在两人之间发生了。他们的对话退化成了事务性的交接，关于钱、关于孩子、关于周末的安排，重复着相同的句型。偶尔的争吵也遵循着固定的脚本，以他的沉默和她的叹息结束，从未抵达过任何实质性的化解。林坐的那半个小时，是他一天中唯一感到自己是“自己”的时刻——不是父亲，不是丈夫，不是那个需要操持一切的人。

按照生成论的标准，这段婚姻的困境是清晰的：生成层停摆了。林的半小时是他为“角色监狱”打的补丁。治愈的道路是让生成重新启动——创造共同方向，拓宽彼此可能，走通堆积的张力。这个诊断精确地描述了林的日常体验。

但本文要追问的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林在坐了半小时之后，作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他推开车门，上楼。让他每天重复这个动作的，可能不是一个高远的“生成”的召唤。楼上等待他的，是等着他收拾的碗筷、需要辅导的孩子的作业、以及和方之间那熟悉的沉默。没有生成在召唤他。但是他上楼

了。

在他上楼的选择里，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元素。楼上有一个正在看着他的人。方的目光——每晚八点半那习惯性的一瞥——已经成为他对自己生命进行叙事时无法删除的一个参照点。他可以无视它，可以在心里说“她不再理解我了”，可以告诉自己“这段婚姻已经死了、我只是为了孩子才没离开”。但是那个目光仍然在那儿。如果他不再上楼，如果他永远撤出方的视野，他将不会因为“缺少生成”而痛苦——实际上，他可能会因为卸下了那段沉重的关系而感到巨大的轻松。但他也将因此不再被方的目光所触及。他从此之后的全部选择——换工作、搬到另一个城市、发展新的兴趣——都将只暴露在他自己的叙事之下。他将成为一个完全由自己定义的自己。

林可能从未用这些词汇想过这件事。但他的身体知道。他坐了半小时之后，推开车门。这个动作，不是对“生成”的寻求，而是对“重量”的接受——他接受了被那个可能不再爱他、可能不再理解他、可能和他一起衰老下去的异己者持续注视的重量。这个接受，与其说是一个自觉的哲学决定，不如说是他身体对其存在境况的直觉：如果他不上去，他将失去的，不只是一段关系，而是他的生活被一个无法消化的眼睛所见证的那种质地。

当林开始隐约意识到这一点——当他不再把自己的上楼仅仅理解为无力改变现状的惯性，而开始感觉到这个动作里有某种不只是惯性、也不只是义务的重力——他和方的凝视关系，可能就开始了一种新的配置。他可能仍然不会感到快乐，仍然会在某些日子里觉得难以忍受。但方的目光，在他心里，已经从一个被动的背景条件，缓慢地转变为一种他自己选择去承担的东西。他选择了继续留在她的视野里——没有激情，没有承诺会变好，没有任何生成的高峰在眼前——只是选择不被自己独自困住。

这个选择，不保证他会比离开更幸福。它只保证一件事：他的人生，不是一部只有他一个读者的自传。

6.4 凝视的灰色地带：当见证滑向监控

在论证了凝视的存在论功能之后，必须正面回应的最尖锐反驳是：在太多真实婚姻中，所谓“凝视”，恰恰是权力最日常、最难以反抗的运作方式。丈夫“看着”妻子的社交圈，妻子“看着”丈夫的手机——一方的“见证”，在另一方的体验里可能完全是窒息。这不是本文概念的例外情况，这是亲密关系中结构性地内嵌的风险。

本文已经通过区分“改变导向的监控凝视”与“见证导向的非功能凝视”，在概念层面做出了回应。但这是一个哲学论文无法回避的诚实性问题：概念层面的区分，能不能被轻易地用来遮蔽现实中二者的密不可分纠缠？

本文的立场是：不能。非功能的见证与规训的监控，在概念上可以区分，但在实践中从未纯然分离。同一个人的目光，可能在一瞬间从见证滑向操控。她看着他在沙发上发呆，一开始只是确认他的在场，但很快那个目光里就多了一些东西——你怎么又在发呆？你为什么不去做我让你做的事？有时

，她自己也意识不到这个滑动。而他从他的位置，体验到的可能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目光的切换，而是一个连续的注视从一开始就带着审判的底色。

正因为此，本文提出的“相互凝视的契约”（第六节将展开）才不是一种对“纯净凝视”的天真信念，而是一个反身性的伦理框架。它的核心不是去否认凝视总是已经在权力场中发生，而是去要求双方持续地审视自己的凝视是否还在“见证”的区域之内。这种审视，不是一次性的承诺——不是签了契约就万事大吉。它是日常的、疲惫的、容易失败的实践——就像所有值得做的伦理实践一样。它需要的不是纯净的道德意志，而是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校准”动作：在意识到自己的目光中携带了“你应该……”的脚本时，尝试收回它；在感受到对方的注视正在变得沉重而窒息时，用言语把它标示出来；在权力不对等结构性地存在时（收入差异、性别规训、照护者与被照护者的关系），对处于更脆弱一方所体验到的“凝视”给予优先的方法论信度。

这当然不是一个容易达成的理想。但本文不是在描述婚姻的现状——现状是什么，每一个在婚姻里待过足够久的人都知道。本文是在描述婚姻在 AI 时代可能被重新锚定在那个不可模拟的核上时，所需要的最小伦理条件。只有在这种相互校准的实践中，异己凝视才能从一种可能令人窒息的力量，转化为一种彼此赋予真实性的条件——从你“被”看着的被动性，转向你选择暴露于其下的主动性。而促成这种转向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承诺，而是日常的、细微的、反复的伦理努力。

七、相互凝视的契约：AI 时代婚姻的一个最小定义

7.1 从生成引擎退回到凝视契约

如果上述论证成立，那么 AI 时代婚姻重建的方向，便不应是向前再进一步——造一台更高效的“共同生成引擎”，在生成体验上与 AI 竞争。AI 在生成感的模拟上具有天然的速度和可调性优势，在这个赛道上与之竞争的后果，可能是将婚姻中真正不可替代的东西——那种硌人的、无法被算法化的异己性——视为妨碍“更好生成”的障碍而被优化掉。重建的方向，应当是一次战略性的退回：从“共同生成的引擎”，退回到生成之下那个不可再退的基底——相互凝视的契约。

这不是对婚姻的降级。相反，它是对婚姻的一种诚实：承认婚姻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生成”，而是在一种不产出任何成果的、却具有存在论重量的彼此注视中度过的。将婚姻的价值锚定在生成，无异于要求一段关系永远在创造、永远在成长、永远在高处走——而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将婚姻的价值锚定在凝视，则是要求一段关系做一件更重、却也更可能的事：双方同意，在对方的注视下存在，并且不无故撤离。

“相互凝视的契约”因此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概念——一个关于婚姻可以是什么、应该被期待什么的最小定义。它的核心条款极其简单：我们同意，将彼此暴露在对方的目光之下。我们不确定这能生成什么，也不保证彼此会因此变得更好、更自由或更幸福。我们唯一的承诺是：我不会无故从你的视野中撤离，也请你不要无故从我的视野中撤离。我们用这种相互的、持续的、无目的

的见证，共同抵御各自生命叙事走向封闭的本能倾向。

有两笔厘清是必要的。其一，这个契约不必然要求同居。两个人可以在物理空间上分离，只要双方都确信对方的目光是可达的、没有被故意撤退。其二，这个契约不是永久性的——它可以在某些条件下被解除（见证伪条件部分）。但它提出了一种此前未被清晰命名的关系承诺：承诺的标的不是生成，不是功能，不是情感满足，而是持续暴露。

7.2 学习凝视：三个日常实践

基于这个最小定义，婚姻的伦理实践，需要发生一次重心的转移。在生成论的框架里，夫妻被鼓励去“学习生成”——学习如何让差异碰撞出新的可能，学习如何在冲突中走通张力，学习如何共同创造独特的生命方向。这些是高级别的技能，相当于专业运动员的训练。在相互凝视的框架里，更基础、也更被忽略的，是学习如何“看”——学着不再把对方的不可消化性当作需要被走通的故障，而是承受它、让它只是在。这包含三个层次的实践。

第一，学习处理不被消化的不适。当伴侣的反应与你的期待完全错位——当你分享一个好消息，他却面无表情；当你需要安慰，她却开始分析——你的本能是纠正他/她，教导他/她如何更好地“理解”你。这是生成的逻辑：把差异当作需要被走通的原料。而凝视的逻辑，首先要求你在这类时刻做的，是克制那个纠正的冲动，转而承受这个“未被消化”的瞬间本身。你意识到，那个让你失望的反应，恰好证明了你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一个按你的脚本运行的AI。它是他/她在那一瞬间真实的、未被调校的存在状态的印迹。这份失望，本身正是真实性的证据。不是因为失望令人愉快，而是因为它指向一个不为你所掌控的外部存在。

第二，学习在不想被看见的时候，仍然允许自己被看见。这是最难的一步。当一个人做了蠢事、感到羞耻、处于崩溃的边缘时，AI时代的诱惑是转向一个永不评判的AI倾诉，然后带着被修复好的自我感觉回到伴侣面前——而伴侣完全不知道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凝视的伦理要求的是另一种决定：在最丑陋的时刻，不躲进算法的怀抱，而是继续暴露在那个真他者的目光下——即使你知道他/她的目光可能笨拙、可能不理解、甚至可能伤害你。这个决定的重量在于：你拒绝将自己的存在分拆成“值得展示的亮点”（给真人看）和“羞愧的暗面”（只给AI看）。你让整个自己都保持在异己者的视野之内。

第三，学习在对方需要独处时，将自己的注视暂时收回。这里有一个关键但微妙的辨别。凝视不是监视，不是持续的、侵入性的关注。有一种温柔的在场，叫“我在不远处，但我不打扰你”。学习凝视的对称技能，是学习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该把目光移开——不是因为你不在于，而是因为你尊重对方此刻需要不被你看见的空间。这不是撤离——对方依然知道你在、可以触及——而是一种对凝视节律的把握：注视—收回—再注视。它不是持续的高度警觉，而是一种呼吸式的、有节奏的在场。这种有收回的凝视，恰是与监视在实践上最根本的区别：监视不知收回，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见证而是掌控。

7.3 从“终身生成”到“持续在”：一种叙事的重校

在文化层面，AI 时代婚姻的重建，还需要一种叙事上的松动：松动那种将“好的婚姻”等同于“持续生成”的话语。

这种话语的流行，有着可以被理解的发生条件——它回应了个体化社会对亲密关系作为“自我实现场域”的期待，也为功能退场后的婚姻提供了新的正当性。但当它成为一种普遍的、不加反思的评判标准时，它就同时变成了一种新的焦虑来源。它让大量普通人对自己那段不闪光、不成长、没有创造出什么独特生命方向的婚姻，感到一种说不清的、弥漫的不足感：我们的婚姻是不是不够好？我们之间是不是缺了什么？我们是不是没有真正“活过”？

相互凝视的框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叙事。它不否认生成的价值，但它将生成重新定位为凝视基底之上的可能的高峰——而非衡量婚姻是否成功的尺度。一段婚姻，即使在创造和自由生成方面长期匮乏，只要它仍然维持着“双方选择继续留在对方的凝视之中”的意愿和事实，它就仍然保有着存在论意义上的基底真实。这种婚姻也许不幸福，也许不丰盈，但它不是“虚假的”或“空心的”。它只是重的、日常的、在多数时候是忍耐而非创造中的。而这种重，也许正是人类在可以选择“轻”的AI 时代，仍然选择彼此的、最隐秘的缘由。

我们选择婚姻，也许最终并非——或不再只是为了——“生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而是在那个不可被卸载的、日复一日看着你的异己者的目光里，让自己的人生不被自己独自讲述。

八、结论

AI 时代迫使每个人面对一个此前可以回避的问题：当“生成感”可以被技术高效模拟时，你是否还愿意、并且还能够，将你的存在暴露在一个你无法控制、无法消化、无法按需调校的他人面前？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对于那些发自内心地享受 AI 提供的零摩擦互动、并在其中找到了足够的生命充实感的人，本文的论述根本不构成论辩。它承认一个朴素的事实：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同一种重量的生活。本文的论述面向的是另一群人——那些隐约感到，与 AI 互动之后的那种“被理解”“被认可”，虽然真实却似乎少了点什么的人；那些在长期婚姻中，面对一个常常不理解自己、却从未撤离目光的伴侣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重量的吸引力的人。

对于后者，本文的论证试图说出这样一件事：你们感到的那份重量，不是幻觉。它是真实的。它是你的伴侣作为一个异己者，日复一日注视着你的全部平庸、失败、丑陋和偶尔的闪光时，所施加在你身上的那种不可名状的触感。它不保证你幸福，不保证你成长，不保证你的婚姻是一部值得讲述的好故事。它只保证一件事——你是被一个不是你自己的人看着的。因为有这双眼睛，你的人生不是一场独白。

在一个即将被算法全面平滑化的人际世界里，这份重量——这份抗拒着“被喜欢”和“被理解”覆盖的他者的残余——也许是最后的、也是最日常的一道防线。它不宏大，它只是每天傍晚的一个习惯性的目光，只是一起吃了几千顿饭后仍然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的沉默。但正是这种不被理论化的、抵抗着一切优化逻辑的、硌人的日常，构成了人之为人的不可替代性的最后的保护层。

证伪条件

本文的全部论述，有一个清晰的证伪条件。如果能从经验上证明：一种持续、长期、且不可撤销的人机关系——关键变量是不可撤销性，即使用者被剥夺了随时中止或调校互动的选项——系统性地导致了个体做出了他在完全独自、未处于任何人类注视下时绝不会做出的行为；并且这种行为被独立观察者判定为非自我中心的转变（即该行为不能完全由使用者先前的偏好、目标和价值观所解释，而是显示出了一种对外部要求的真实回应）；如果这种效应在控制实验中，与真人类似强度的注视所产生的效应没有显著差异——那么，本文提出的“异己凝视作为不可替代的人之属性”这一论证的核心前提，就将被动摇。在那一刻被经验证实之前——而现行 AI 的完全可控性，使得这种证实极不可能——我们仍有理由相信，那个每天坐半小时车、然后推开车门上楼的瞬间，承载着任何算法都无法解码、也无法给予的重量。

参考文献

Arendt, Hanna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Buber, Martin. 1923. *Ich und Du*.

Foucault, Michel. 1963. *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Foucault, Michel.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Han, Byung-Chul. 2016. *Die Austreibung des Anderen*.

Heidegger, Martin. 1927. *Sein und Zeit*.

Kleinman, Arthur. 1988. *The Illness Narratives: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Levinas, Emmanuel. 1961. *Totalité et Infini*.

Sartre, Jean-Paul. 1943. *L'Être et le néant*.